

篤素堂文存

篤素堂文集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序

桐城張小蓉明府來宰吾邑，適翁以養痾家居，明府之介弟爲余齊年友，故備誌其家世。歲在庚辰冬十二月，重刊其先世文端公聰訓齋語、文和公澄懷園語暨年譜若干卷，既成，見示，囑仁傑爲之序。仁傑作而謝曰：「兩相國遭際聖清，爲時良相，以漢韋平較之，尙勳業之未偉，以宋韓范衡之，且恩遇之不逮，眞所謂求之史冊，罕有倫比者也！大名旣炳彪於旂常，私集亦風行於海內，而聰訓齋澄懷園語錄尤爲膾炙人口，顧乃使後生小子妄贊一詞乎？」明府曰：「不然，篤素堂文集有序矣，澄懷園語及年譜有文和公自序矣，固不必序外加序，惟是先集距今百餘年矣，原板散失，語錄兩冊，翻刻旣多，不免譌舛近時，仁和葛氏所刊本字小，尤費目力，且未有以年譜並刊者，今以舊歲初印本重加校訂，合爲一集，刊以行世，是不可不誌其緣起而詳其歲月也。故以爲請。」余無以辭，爲書數語而歸之。終不敢於兩相國之書妄贊一詞云爾。

後學吳仁傑謹識

序

先曾祖太傅文端公伯祖太保文和公詩文集外，雜著內有聰訓齋語二卷，恆產瑣言一卷，合說一卷，澄懷園語四卷，訓示子孫海內傳之已久。凡通門故舊索觀者甚多。癸酉仲夏，虔于譜局繕修之暇，捧讀斯篇，爰合爲一集，補綴蠹蟻，裝印成書，宣布後昆，俾知先公處盈不驕，受恩益深，禔躬益增，談論所及，卽修身齊家之要也。讀是編者，敢不勉旃。第二十七曾孫曾虔敬識。

篤素堂文集卷一

桐城張英敦復著

聰訓齋語

圃翁曰：聖賢領要之語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嗜欲之心，如隄之束水，其潰甚易，一潰則不可復收也。微者，理義之心，如帷之映鏡，若隱若現，見之難而晦之易也。人心至靈至動，不可過勞，亦不可過逸，惟讀書可以養之。每見堪輿家平日用磁石養鍼書卷，乃養心第一妙物。閒適無事之人，鎮日不觀書，則起居出入，身心無所栖泊，耳目無所安頓，勢必心意顛倒，妄想生嗔，處逆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每見人栖栖皇皇，覺舉動無不礙者，此必不讀書之人也。古人有言：「掃地焚香，清福已具。」其有福者，佐以讀書，其無福者，便生他想。旨哉斯言！予所深責。且從來拂意之事，自不讀書者見之，似爲我所獨遭，極其難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於此者，特不細心體驗耳。卽如東坡先生，歿後遭逢高孝，文字始出名震千古，而當時之憂讒畏譏，困頓轉徙潮惠之間，蘇遇跣足涉水，居近牛棚，是何如境界！又如白香山之無嗣，陸放翁之忍饑，皆載在書卷。彼獨非千載同人，而所遇皆如此。誠一平心靜觀，則人間拂意之事，可以渙然冰釋。若不讀書，則但見我所遭甚苦，而無窮怨尤嗔忿之心，燒灼不靜，其苦爲何如耶！且富

盛之事，古人亦有之，炙手可熱，轉眼皆空。故讀書可以增長道心，爲頤養第一事也。記誦纂集，期以爭長。應世則多苦；若涉覽，則何至勞心疲神。但常冷眼於間中，窺破古人筋節處耳。予於白陸詩，皆細注其年月，如彼於何年引退，其衰健之蹟，皆可指斯不夢夢耳。

圃翁曰：聖賢仙佛，皆無不樂之理。彼世之終身憂戚，忽忽不樂者，決然無道氣無意趣之人。孔子曰：「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孟子以不愧不作爲樂。論語開首說悅樂，中庸言無入而不自得，程朱教尋孔顏樂處，皆是此意。若庸人多求多欲，不循理，不安命，多求而不得，則苦；多欲而不遂，則苦；不循理，則行多窒礙而苦；不安命，則意多怨望而苦；是以跼天踏地，行險微幸，如衣敝絮，行荆棘中，安知有康衢坦塗之樂。惟聖賢仙佛，無世俗數者之病，是以常全樂體。香山字樂天，予竊慕之，因號曰樂圃。聖賢仙佛之樂，予何敢望。竊欲營履道一邱一壑，傲白傅之「有叟在中，白鬚飄然，妻孥熙熙，雞犬閒閒」之樂云耳。

圃翁曰：予擬一聯，將來懸草堂中。「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卽爲稱意。」「山水花竹，無恆主人；得閒，便是主人。」其語雖俚，却有至理。天下佳山勝水，名花美箭，無限大約富貴人役於名利，貧賤人役于饑寒，總無閒情及此，惟付之浩歎耳。

圃翁曰：唐詩如緞如錦，質厚而體重，文麗而絲密，溫醇爾雅，朝堂之所服也。宋詩如紗如葛，輕疏纖朗，便娟適體，田野之所服也。中年作詩，斷當宗唐律。若老年吟咏，適意闌入於宋，勢所必至。立意學宋，將來益淺而不可返矣。五律斷無勝於唐人者，如王孟五言兩句，便成一幅畫。今試作五字，其寫難言之景。

盡難狀之情，高妙自然，起結超遠，能如唐人否？蘇詩五律不多見。陸詩五律太率，非其所長。參唐宋人氣味，當於五律見之。

圃翁曰：昌黎聽穎師琴詩，有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勢軒昂，猛士赴戰場。」又云：「失勢一落千丈強。」歐陽公以爲琵琶詩，信然。予細味琴音，如微風入深松，寒泉滴幽澗，靜永古澹。其上下十三徽，出入一絃至七絃，皆有次第，大約申緩而急，由大而細，極於和平，沖夷爲主，安有昵昵兒女，忽變爲金戈鐵馬之聲，常建琴詩：「江上調玉琴，一絃清一心。冷冷七絃遍，萬木沈秋陰。能令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枯桐枝，可以徹黃金。」真可謂字字入妙，得琴之三昧者。味此則與昌黎之言迥別矣。古來士大夫學琴，類不能學多操，白香山止秋思一曲，范文正公止履霜一曲，高人撫緒，自有夷曠沖澹之趣，不在多也。古人製琴一曲，調適宮商，但傳指法；後人強被以語言文字，失之遠矣。甚至俗譜用大學及歸去來辭，赤壁賦，強配七絃一字，予以一音，且有以山歌小曲，澗之者，其爲唐突古樂甚矣。宜爲雅人之所深戒也。大抵琴音，以古淡爲宗，非在悅耳。心境微有不清，指下便爾荆棘，清風朗月之時，心無機事，曠然天真，時鼓一曲，不躁不懶，則緩急輕重合宜，自然正音出於腕下，清興超於物表。放翁詩曰：「琴到無人聽處工。」未深領斯妙者，自然聞古樂而欲臥，未足深論也。

圃翁曰：古人以眠食二者爲養生之要務，臟腑腸胃常令寬舒有餘地，則真氣得以流行，而疾病少。吾鄉吳友季善醫，每赤日寒風，行長安道上不倦，人問之曰：「予從不飽食，病安待入？」此食忌過飽之

明徵也。熳炎熬煎，香甜膩之物，最悅口，而不宜於腸胃。彼肥膩易於粘滯，積久則腹痛氣塞，寒暑偶侵，則疾作矣。放翁詩云：「倩盼作妖狐，未慘肥甘藏毒鴆，猶輕。」此老知攝生哉！炊飯極軟，熟雞肉之類，只淡煮菜羹，清芬鮮潔，渥之食只八分，飽後飲六安苦茗一杯，若勞頓饑餓，先飲醞醪一二杯，以開胸胃。陶詩云：「濁醪解劬饑。」蓋藉之以開胃氣也。如此，焉有不益人者乎！且食忌多品，一席之間，遍食水陸，濃淡雜進，自然損脾。予謂或雞魚鳧純之類，只一二種飽食，良爲有益。此未嘗聞之古昔，而以予意揣當如此。安寢乃人生最樂，古人有言：「不覓仙方覓睡方。」冬夜以二鼓爲度，暑月以一更爲度。母笑人長夜酣飲不休，謂之消夜。夫人終日勞勞，夜則宴息，是極有味，何以消遣爲？冬夏皆當以日出而起，於夏尤宜。天地清旭之氣，最爲爽神，失之甚爲可惜。予山居頗閒，暑月日出則起，收水草清香之味，蓮方斂而未開，竹含露而猶滴，可謂至快。日長漏永，不妨午睡數刻，焚香垂幘，淨展桃笙，睡足而起，神清氣爽，真不啻天際真人。况居家最宜早起，倘日高客至，僮則垢面，婢且蓬頭，庭除未掃，竈突猶寒，大非雅事。昔何文端公居京師，同年詣之，日宴未起，久之方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耶？」答曰：「然。」客曰：「日高如此，內外家長皆未起，一家奴僕，其爲奸盜詐僞，何爲不至耶？」公瞿然。自此至老不宴起。此太守公親爲子言者。

圃翁曰：山色朝暮之變，無如春深秋晚。四月則有新綠，其淺深濃淡，早晚便不同。九月則有紅葉，其頰黃茜紫，或映朝陽，或迴夕照，或當風而吟，或帶霜而殷，皆可謂佳勝之極。其他則煙嵐雨岫，雲峯霞嶺，

變幻頃刻，孰謂看山有厭倦時耶？放翁詩云：「遊山如讀書，淺深在所得。」故同一登臨，視其人之識解學問，以爲高下苦樂，不可得而強也。予每日治裝入龍眠，家人相謂：「山色總是如此，何用日日相對？」此真淺之乎言看山者！

圃翁曰：人家僮僕，最不宜多畜；但有得力二三人，訓諭有方，使令得宜，未嘗不得兼人之用。太多，則彼此相諉，恩養必不能周，教訓亦不能及，反不得其力。且此輩當家道盛，則倚勢作非，招尤結怨；家道替，則飛揚跋扈，反唇賣主，皆勢所必至。予欲令家僕皆各治生業，可省遊手遊食之弊，不至於冗食爲非也。且僮僕甚無取乎點慧者。吾輩居家居宦，皆簡靜守理，不爲闇昧之事；至衙門政務，皆自料理，不煩幹僕巧權門之應對，爲遠道之輸將，打點機密，奔走勢利，所用者，不過趨蹌灑掃，負重徒走之事耳。焉用聰明才智爲哉！至於山中耕田耨圃之僕，乃可爲寶；其人無奢望，無機智，不爲主人斂怨，彼縱不遵約束，不過懶惰愚蠢之小過，不必加意防閑，豈不爲清閑之一助哉！

圃翁曰：昔人論致壽之道有四：曰慈，曰儉，曰和，曰靜。人能慈心於物，不爲一切害人之事，卽一言有損于人，亦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惜物命，慎翦伐，以養天和，無論冥報不爽，卽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自然災殄不干，而可以長齡矣。人生福享皆有分數，惜福之人，福嘗有餘；暴殄之人，易至罄竭。故老氏以儉爲寶，不止財用當儉而已。一切事常思節嗇之義，方有餘地。儉於飲食，可以養脾胃；儉於嗜慾，可以聚精神；儉於言語，可以養氣息；非儉於交遊，可以擇友寡過；儉於酬酢，可以養身息勞；儉於夜坐，可以安神。

舒體儉於飲酒，可以清心養德；儉於思慮，可以蠲煩去擾。凡事省得一分，即受一分之益。大約天下事，萬不得已者，不過十之一二。初見以爲不可，已細算之，亦非萬不可已。如此逐漸省去，但目見事之少，白香山詩云：「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自取苦人多。」今試問勞擾煩苦之人，此事亦儘可已，果屬萬不可已者乎？當必恍然自失矣。人常和悅，則心氣沖而五臟安。昔人所謂「養歡喜神」，真定梁公每語人日間辦理公事，每晚家居，必尋可喜笑之事，與客縱談，掀髯大笑，以發舒一日勞頓鬱結之氣。此真得養生要訣。何文端公時，曾有鄉人過百歲，公扣其術，答曰：「予鄉村人，無所知，但一生只是喜歡，從不知憂惱。」噫！此豈名利中人所能哉？傳曰：「仁者靜。」又曰：「知者動。」每見氣躁之人，舉動輕佻，多不得壽。古人謂視以世計，墨以時計，筆以日計，動靜之分也。靜之義有二：一則身不過勞，一則心不輕動。凡遇一切勞頓憂惶喜樂恐懼之事，外則順以應之，此心凝然不動，如澄潭，如古井，則志一動氣，外間之紛擾皆退聽矣。此四者，於養生之理，極爲切實，較之服藥引導，奚啻萬倍哉！若服藥，則物性易偏，或多燥滯，引導吐納，則易至作輟，必以四者爲根本，不可捨本而務末也。道德經五千言，其要旨不外於此。銘之坐右，時時體察，當有裨益耳！

圃翁曰：人生不能無所適以寄其意；予所嗜好，惟酷好看山種樹。昔王右軍亦云：「吾篤嗜種果，此中有至樂存焉。」手種之樹，開一花，結一實，翫之偏愛，食之益甘，此亦人情也。陽和里五畝園，雖不廣，倘所謂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者，耶？花十有二種，每種得十餘本，循環翫賞，可以終老。城中地隘，不能多植，然

在居室之西數武，花晨月夕，不須肩輿策蹇，自朝至夜分，可以酣賞飽看；一花一草，自始開至零落，無不窮極其趣，則一株可抵十株，一畝可敵十畝。山中嚮營賜金園，今購芙蓉島，皆以田爲本，於隙地疏池種樹，不廢耕耘。閱耕是人生最樂，古人所云「躬耕亦止是課僕督農」亦不在沾體塗足也。

圃翁曰：山居宜小樓，可以收攬羣峯衆壑之勢，竹杪松梢，更有奇趣。予擬于芙蓉島南向，構一小樓，題曰：「千屋萬壑之樓」。一大溪環抱，羣岫聳峙，可謂快矣。築小齋三楹，曰：佳夢軒。夫人生如夢，信矣。使夕夢至此，豈不以爲佳甚耶？陸放翁夢至仙館，得詩云：「長廊下瞰碧蓮沼，小閣正對青蘿峯。」便以爲極勝之景。于此中頗有之，可不謂之佳夢耶？香山詩云：「多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樂亦勝愁。」人既在夢中，則宜稅駕咀嚼其夢，而不當爲夢幻泡影之嗟。予固將以此爲睡鄉，而不復從邯鄲道上向道人借黃梁枕也。

圃翁曰：人生於珍異之物，決不可好。昔端恪公言：「士人於一研一琴，當得佳者，研可適用，琴能發音，其它皆屬無益。」良然。磁器最不當好，璽佳者必脆薄，一醜值數十金，僮僕捧持，易致不謹，過于矜束，反致失手，朋客歡讌，亦鮮樂趣。此物在席賓主皆有戒心，何適意之有？竊取厚而中等者，不至太粗，縱有傾跌，亦不甚惜，斯爲得中之道也。名畫法書及海內有名玩器，皆不可畜。從來賈禍招尤，可爲龜鑑。購之不啻千金貨，不值一文。且從來真贋難辨，變幻奇於鬼神，裝演易於竊換，一軸得善價，繼至者遂不旋踵，以僞爲真，以真爲僞，互相訕笑，止可供噴飯。昔真定梁公有畫字之好，竭生平之力收之，捐館後，爲勢

家所求索殆盡；然雖與以佳者，輒謂非是，疑其藏匿。其子孫深受斯累。此可爲明鑑者也。

圃翁曰：天體至圓，故生其中者，無一不肖其體。懸象之大者，莫如日月；以至人之耳目手足，物之毛羽，樹之花實，土得雨而成丸，水得雨而成泡，凡天地自然而生皆圓。其方者皆人力所爲。蓋稟天之性者，無一不具天之體。萬事做到極精妙處，無有不圓者。聖人之德，古今之至文法帖，以至一藝一術，必極圓而後登峯造極。裕親王曾暢言其旨，適與予論相合。偶論及科場文，想必到圓處始佳。節飲食做到精美處，到口也是圓底。余嘗觀四時之旋運，寒暑之循環，生息之相因，無非圓轉。人之一身與天時相應，大約三四十以前，是夏至前，凡事漸長；三四十以後，是夏至後，凡事漸衰。中間無一刻停留。中間盛衰關頭，無一定時候，大概在三四十之間，觀於鬚髮可見。其衰緩者其壽多，其衰急者其壽寡。人身不能不衰，先從上而下者多壽，故古人以早脫頂爲壽徵。先從下而上者多不壽，故鬚髮如故，而腳輒者難治。凡人家道亦然。盛衰增減，決無中立之理。如一樹之花，開到極盛，便是搖落之期。多方保護，順其自然，猶恐其速開，況敢以火氣催逼之乎？京師溫室之法，能移牡丹各色，開於正月。然花不盡其分量，一開之後，根幹輒萎。此造化之機，不可不察也。嘗觀草木之性，亦隨天地爲圓轉。梅以深冬爲春，桃李以春爲春，榴荷以夏爲春，菊桂芙蓉以秋爲春。觀其枝節含苞之處，渾然天地造化之理。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圃翁曰：人往往於古人片紙隻字，珍如拱璧，其好之者，索價千金。觀其落筆神彩，洵可寶矣。然自予觀之，此特一時筆墨趣之所寄耳。若古人終身精神識見，盡在其文集中，乃其嘔心剝肺而出之者，如白

香山蘇長公之詩數千首，陸放翁之詩八十五卷，其人自少至老，仕宦之所歷，遊跡之所至，悲喜之情，佛愉之色，以至言貌譬效，飲食起居，交遊酬酢，無一不寓其中，較之偶爾落筆，其可寶不且萬倍哉！予怪世人於古人詩文集不知愛，而寶其片紙隻字，爲大惑也。余昔在龍眠，苦於無客爲伴，日則步履於空潭碧澗，長松茂竹之側，夕則掩關讀蘇陸詩，以二鼓爲度，燒燭焚香，煮茶延兩君子於坐，與之相對，如見其容貌鬚眉然。詩云：「架頭蘇陸有遺書，特地攜來共索居。日與兩君同臥起，人間何客得勝渠。」良非解嘲語也。

圃翁曰：予嘗言享山林之樂者，必具四者而後能長享其樂，實有其樂，是以古今來不多觀也。四者維何？曰道德，曰文章，曰經濟，曰福命。所謂道德者，性清不乖戾，不谿刻，不褊狹，不暴躁，不移情于紛華，不生嗔于冷暖，居家則肅雝簡靜，足以見信於妻孥，居鄉則厚重謙和，足以取重於鄰里，居身則恬淡寡營，足以不愧於衾影，無忤於人，無羨於世，無爭於人，無憾於己，然後天地容其隱逸，鬼神許其安享，無心意顛倒之病，無取捨轉徙之煩。此非道德而何哉？佳山勝水，茂林修竹，全恃我之情性識見取之，不然，一見而悅，數見而厭，心生矣。或吟詠古人之篇章，或抒寫性靈之所見，一字一句，便可千秋，相契無言，亦成妙諦。古人所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又云「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斷非不解筆墨人所能領略。此非文章而何哉？夫茅亭草舍，皆有經綸，菜圃瓜畦，具見規畫，一草一木，其布置亦有法度，淡泊而可免饑寒，徒步而不至委頓，良辰美景而匏樽不空，歲時伏臘而雞豚可辦，分花乞竹，不須多費，而

自有雅人深致。琉池結籬，不煩華侈，而皆能天然入畫。此非經濟而何哉？從來愛閒之人，類不得閒；得閒之人，類不愛閒。公卿將相，時至則爲之，獨坐山林清福，爲造物之所深吝。試觀宇宙間幾人解脫書卷之中，亦不多得。置身在窮達毀譽之外，名利之所不能奔走，世味之所不能縛束，室有萊妻而無交謫之言，田有伏臘而無乞米之苦，白香山所謂「事了心了」，此非福命而何哉？四者有一不具，不足以享山林清福。故舉世聰明才智之士，非無一知半見，略知山林趣味，而究竟不能身入其中，職此之故也。

圃翁曰：予於歸田之後，誓不著緞，不食人葦。夫古人至貴，猶服三澣之衣。緞之爲物，不可洗，不可染，而其價六七倍於湖州縐紬與絲紬，佳者三四錢一尺，比於一疋布之價，初時華麗可觀，一沾灰油，便色改而不可澣洗，况予素性疏忽，於衣服不能整齊，最不愛華麗之服。歸田後，惟著絨褐，山繭文布，湖紬，期於適體養性；冬則羔裘，夏則蕉葛，一切珍裘細縠，恐屏棄之，不使外物妨吾坐起也。老年奔走應事務，日服人葦一二錢，細思吾鄉米價，一石不過四錢，今日服葦，價如之，或倍之，是一人而兼百餘人餬口之具，忍孰甚焉！侈孰甚焉！夫藥性原以治病，不得已而取效于旦夕，用是補續血氣，乃竟以爲日用尋常之物，可乎哉！無論物力不及，卽及亦不當爲予故深以爲戒，倘得邀恩遂初，此二事斷然不渝吾言也。

圃翁曰：古人美王司徒之德，曰「門無雜賓」。此最有味。大約門下奔走之客，有損無益，主人以清正高簡安靜爲美，於彼何利焉？可以啖之以利，可以動之以名，可以怵之以利害，則欣動其主人，主人不可動，則誘其子弟，誘其僕僮，外探無稽之言，以榮惑其視聽，內洩機密之語，以誇示其交遊，甚且以僞爲

真將無作有，以微倖其語之或驗，則從中而取利焉。或居要津之位，感處權勢之地，尤當遠之益遠也。又有挾術技以遊者，彼皆藉一藝以售其身，漸與仕宦相親密，而遂以乘機遭會，其本念決不在專售其技也。挾術以遊者，往往如此。故此輩之樸訥迂鈍者，猶當慎其晉接，若狡黠便佞，好生事端，踪跡詭秘者，以不識其人，不知其姓名爲善。勿曰「我持正，彼安能惑我，我明察，彼不能蔽我。」恐久之自墮其術中而不能出也。

圃翁曰：予性不愛觀劇，在京師一席之費，動踰數十金，徒有應酬之勞，而無酣適之趣，不若以其費濟困賑急，爲人我利溥也。予六旬之期，老妻禮佛時，忽念誕日，例當設梨園宴親友，吾家既不爲此，胡不將此費製綿衣袴百領，以施道路饑寒之人乎？次日爲余言，笑而許之。予意欲歸里時，做陸梭山居家之法，以一歲之費，分爲十二股，一月用一分，每日於食用節省，月晦之日，則總一月之所餘，別作一封，以應貧寒之急，能多作好事一兩件，其樂逾于日享大烹之奉多矣。但在勉力而行之。

圃翁曰：移樹之法，江南以驚蟄前後半月爲宜。大約從土掘出之根，最畏春風，故須用土裹密，用草包之，不宜見風，甚不宜於隔宿。所謂吳門建業來賣花者，行千里，經一月後猶活，乃用金汁土密護其根，不使露風之故。近地移植，反不活者，不知此理之故也。其親生細白根，係生氣所托，尤不當損。人但知澆根固蒂，不知亦不宜太深。種植書謂加舊跡一指，若太深，則泥水傷樹皮，斷然不茂矣。凡樹大約花時移，則彼精脈在枝葉，易活於桂，尤甚。花已有蓓蕾，移之多開，然此最泄氣，故移樹而花盛開者，多不活。惟葉

茂，則其樹必活矣。牡丹移在秋，當春宜盡去其花；若少愛惜，則其氣泄，樹即活，亦不茂。數年後，多自萎。樹之作花，其不易氣泄，則本傷。古人云：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人之於文章功名也亦然，不可不審也。

圃翁曰：予少年嗜六安茶，中年飲武夷而甘，後乃知芥茶之妙。此三種可以終老，其他不必問矣。芥茶如名士，武夷如高士，六安如野士，皆可為歲寒之交。六安尤養脾，食飽最宜。但鄙性好多飲茶，終日不離甌椀，為宜節約耳。

圃翁曰：論語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考亭註：「不知命，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而無以為君子。」予少奉教於姚端恪公，服膺斯語。每遇疑難躊躇之事，輒依據此言，稍有把握。古人言：「居易以俟命。」又言：「行法以俟命。」人生禍福榮辱得喪，自有一定命數，確不可移。審此，則利可趨，而有不必要趨之利害宜避，而有不必要避之害。利害之見既除，而為君子之道始出。此為字甚有力。既知利害有一定，則落得做好人也。權勢之人，豈必與之相抗以取害？到難於相從處，亦要內不失己。果謙和以謝之，宛轉以避之，彼亦未必決能禍我。此亦命數宜然。又安知委曲從彼之禍，不更烈於此也？使我為州縣官，決不用官銀媚上官，安知用官銀之禍不甚於上官之失權也？昔者米脂令蕭君掘李賊之祖墓，賊破京師，後獲蕭君置軍中，欲甘心焉。挾至山西，以二十人守之。蕭君夜遁，復為州守，自著虎吻，餘生記其事。李賊殺人數十萬，究不能殺一蕭君，生死有命，詎不信然耶？予官京師日久，每見人之數應為此官，而其時本無此一缺，有人焉竭力經營，幹辦停當，而此人無端值之，或反為此人之所不欲，且滋詬詈，如此者不一而足。

此亦舉世之人共知之，而當局則往往迷而不悟。其中之求速反遲，求得反失，被人爲此人而謀，此事因彼事而壞，顛倒錯亂，不可究詰。人能將耳目聞見之事，平心體察，亦可消許多妄念也。

圃翁曰：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貴，曰富，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處之則爲福，不善處之則足爲累。至爲累而求所謂福者，不可見矣。何則？高位者責備之地，忌嫉之門，怨尤之府，利害之關，憂患之窟，勞苦之藪，謗訕之的，攻擊之場。古之智人，往往望而却步。况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有失，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有疏，若但計邱山之得，而不容銖兩之失，天下安有此理？但己身無大譴過，而外來者平淡視之，此處貴之道也。佛家以貨財爲五家公共之物，一曰國家，二曰官吏，三曰水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孫。夫人厚積則必經營布置，生息防守，其勞不可勝言，則必有親戚之請求，貧窮之怨望，僮僕之奸騙，大而盜賊之劫取，小而穿窬之鼠竊，經商之虧折，行路之失脫，田禾之災傷，攘奪之爭訟，子弟之浪費，種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人能知富之爲累，則取之當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之當淡，而不必深伎以累心。思我既有此財貨，彼貧窮者不取我而取誰？不怨我而怨誰？平心息忿，庶不爲外物所累，儉於居身，而裕於待物，薄於取利，而謹於蓋藏，此處富之道也。至子孫之累尤多矣！少小則有疾病之慮，稍長則有功名之慮，浮奢不善治家之慮，納交匪類之慮，一離膝下則有道路寒暑饑渴之慮，以至由子而孫，展轉無窮，更無底止。夫年壽既高，子息蕃衍，焉能保其無疾病痛楚之事？賢愚不齊，升沈各異，聚散無恆，憂樂自別，但當教之孝友，教之謙讓，教之立品，教之讀書，教之擇友，教之養身，教之儉用，教之作將，其成

敗利鈍，父母不必過爲縈心；聚散苦樂，父母不必憂念成疾。但視己無甚刻薄，後人當無倍出之患；己無大偏私，後人自無攘奪之患；己無甚貪婪，後人自當無蕩盡之患。至於天行之數，稟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致疾，延良醫，慎調治，延良師，謹教訓，父母之責盡矣。父母之心盡矣，此處多子孫之道也。予每見世人處好境，而鬱鬱不快，動多悔吝憂戚，必皆此三者之故。由不明斯理，是以心褻見隘，未食其報，先受其苦。能靜體吾言於擾擾之中，存熒熒之亮，豈非熱火坑中，一服清涼散，苦海波中，一架八寶筏哉！

圃翁曰：予自四十六七以來，講求安心之法，凡喜怒哀樂勞苦恐懼之事，只以五官四肢應之，中間有方寸之地，常時空空洞洞，朗朗惺惺，決不令之入，所以此地常覺寬綽潔淨，寸製爲一城，將城門緊閉，時加防守，惟恐此數者闖入，亦有時賊勢甚銳，城門稍疏，彼間或闖入，卽時覺察，便驅之出城外，而牢閉城門，令此地仍寬綽潔淨。十年來，漸覺闖入之時少，不甚用力驅逐，然城外不免紛擾，主人居其中，尙無渾忘天真之樂。倘得歸田，遂初，見山時多，見人時少，空潭碧落，或庶幾矣。

圃翁曰：子之立訓，更無多言，止有四語。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嘗將四語律身訓子，亦不用煩君夥說矣。雖至寒苦之人，但能讀書爲文，必使人欽敬，不敢忽視其人；德性亦必溫和，行事決不顛倒，不在功名之得失，遇合之遲速也。守田之說，詳於恆產瑣言，積德之語，六經語孟諸史百家，無非闡發此義，不須贅說。擇交之說，予目繫身歷，最爲深切，此輩毒人如鳩之入口，蛇之螫膚，斷斷不易，決無解揀之說，尤四者之綱領也。余言無奇，止布帛菽粟，可衣可食，但在體驗親切耳。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春，大人退食之暇，隨所欲言，取素牋書之，得八十四幅，示長男廷瓚。裝成二冊，敬置座右，朝夕覽誦，道心自生。傳示子孫，永爲世寶。廷瓚敬識。

烏雲堂文集 卷一

篤素堂文集卷二

桐城張英敦復著

聰訓齋語

圃翁曰：人生必厚重沈靜，而後爲載福之器。王謝子弟，席豐履厚，田廬僕役，無一不具，且爲人所敬，無有輕忽之者；視寒賤之士，終年據讀，遠離家室，唇燥吻枯，僅博束脩數金，仰事俯育，咸取諸此，應試則徒步而往，風雨泥淖，一步三歎，凡此情形，皆汝輩所習見。仕宦子弟，則乘輿驅肥，卽僮僕亦無徒行者，豈非福耶？乃與寒士一體怨天尤人，爭較錙銖得失，詎非過耶？古人云：「予之齒者，去其角，與之翼者，兩其足。」天道造物，必無兩全。汝輩旣享席豐履厚之福，又思事事周全，揆之天道，豈不誠難！惟有敦厚謙謹，慎言守禮，不可與寒士同一般感慨歎歎，放言高論，怨天尤人，庶不爲造物鬼神所呵責也。況父祖經營多年，有田廬別業，身則勞於王事，不獲安享，爲子孫者，生有受其福，乃又不思安享，而妄想妄行，豈不大可惜耶？思盡人子之責，報父母之恩，致鄉里之譽，貽後人之澤，唯有四事：一曰立品，二曰資書，三曰養身，四曰儉用。世家子弟，原是貴重，更得精金美玉之品，言思可道，行思可法，不驕盈，不詐僞，不刻薄，不輕佻，則人之欽重，較三公而更貴，予不及見。

祖父贈光祿公恂所府君，每聞鄉人言其厚德，邑人仰之如祥麟威鳳。方伯公己酉登科，邑人榮之，贈以聯曰：「張不張威，願秉文名天下；盛有盛德，期可藩藩屏王家。」至今桑梓以爲美談。

父親贈光祿公拙菴府君，予逮事三十年，生平無疾言遽色，居身節儉，待人寬厚，爲介弟，未嘗以一事一言干謁州縣，生平未嘗呈送一人見鄉里，煦煦以和，所行隱德甚多，從不向人索逋欠。以故三世皆祀於鄉賢。請主入廟之日，里人莫不欣喜道盛德之報，是亦何負於人哉？予行年六十，有一生平未嘗送一人於捕廳，令其呵譴之，更勿言咎責。願吾子孫終守此戒，勿犯也。不足，則斷不可借債有餘，則斷不可放債。權子母起家，惟至寒之士稍可，若富貴人家，爲之斂怨養姦，得罪招尤，莫此爲甚！鄉里間荷擔負販及傭工小人，切不可取其便宜。此種人所爭不過數文，我輩視之甚輕，而彼之含怨甚重。每有愚人，見省得一文以爲得計，而不知此種人心忿口碑，所損實大也。待下我一人等之人，言語辭氣最爲要緊，此事甚不費錢，然彼人受之，同於實惠，只在精神照料得來，不可憚煩。湯所謂「勞謙」是也。予深知此理，然苦於性情疏懶，憚於趨承，故我惟思退處山澤，不見要人，庶少斯過。終日懷懷耳讀書，固所以取科名，繼家聲，然亦使人敬重。今見貧賤之士，果胸中淹博，筆下氤氳，則自然進退安雅，言談有味，即使迂腐不通方，亦可以教學授徒，爲人師表。至舉業乃朝廷取士之具，三年開場大比，專視此爲優劣。人若舉業高華秀美，則人不敢輕視。每見仕宦顯赫之家，其老者或退以故，而其家索然者，其家無讀書之人也。其家鬱然者，其後有讀書之人也。山有猛獸，則藜藿爲之不採；家有子弟，則強暴爲之改容。豈止撥青紫，榮宗勸而

已哉。子嘗有言曰：「讀書者不賤。」不專爲場屋進退而言也。父母之愛子，第一望其康甯，第二冀其成名，第三願其保家。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子以此答武伯之問孝。至哉斯言！安其身以安父母之心，孝莫大焉。養身之道，一在謹嗜慾，一在慎飲食，一在慎忿怒，一在慎寒暑，一在慎思索，一在慎煩勞。有一於此，足以致病，以貽父母之憂，安得不時時謹凜也。吾貽子孫，不過瘠田數處耳，且甚荒蕪不治，水旱多虞，歲入之數，僅足以免饑寒，畜妻子而已。一件兒戲事，做不得一件高興事，做不得平生最喜陸梭山過日治家之法，以爲先得我心。誠傲而行之，庶幾無嚮蕩家之患。子有言曰：「守田者不饑。」此二語，足以長世，不在多言。凡人少年德性不定，每見人厭之曰慳，笑之曰嗇，謂之曰儉，輒而發熱，不知此最是美名。人肯以此謂之，亦最是美事，不必避諱。人生豪俠周密之名，至不易副，事事應之，一事不應，遂生嫌怨。人人周之，一人不周，便存形迹。若平素儉嗇，見諒於人，省無窮物力，少無窮嫌怨，不亦至便乎。四者立身行己之道，已有崖岸，而其關鍵切要，則又在於擇友。人生二十內外，漸遠於師保之嚴，未躋於成人之列，此時知識大開，性情未定，父師之訓不能入，卽妻子之言亦不聽，惟朋友之言甘如飴，而芳若蘭，脫有一淫明匪友，闖入其側，朝夕浸灌，鮮有不爲其所移者。從前四事，遂蕩然而莫可收拾矣。此子幼年時知之最切。今親戚中倘有此等之人，則踪跡常令疏遠，不必親密。若朋友則直以不識其顏面，不知其姓名爲善比之毒草啞泉，更當遠避。芸圃有詩云：「於今道上揶揄鬼，原是尊前嫵媚人。」蓋痛乎其言之矣。擇友何以知其賢否？亦卽前四件能行者爲良友，不能行者爲非良友。子暑中退休，稍有暇晷，遂舉胸中

所欲言者，筆之於此。語雖無文，然三十餘年涉歷仕途，多逢險阻，人情物理，知之頗熟，言之較親，後人勿以予言爲迂而遠於事情也。

楷書如坐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奔。人之形貌雖不同，然未有傾斜跛側爲佳者。故作楷書以端莊嚴肅爲尙，然須去矜束拘迫之態，而有雍容和愉之象。斯晉書之所獨擅也。分行布白，取乎勻淨，然亦以自然爲妙。樂毅論如端人，雅士黃庭經如碧落仙人，東方朔像贊如古賢，前哲曹娥碑有李女婉順之容，洛神賦有淑姿纖麗之態。蓋各象其文以爲體，要有骨有肉，一行之間，自相顧盼，如樹木之枝葉扶疏而彼此相讓，如流水之淪漪雜見而先後相承，未有偏斜傾側，各不相顧，絕無神形步伍，連絡映帶，而可稱佳書者。細玩蘭亭，委蛇生動，千古如新。董文敏書大小疏密，於尋行數墨之際，最有趣致。學者當於此參之。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蕩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予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鮑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問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於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論語文字如化工肖物，簡古渾淪而盡事情，平易涵蘊而不費辭，于尚書毛詩之外，別爲一種。大學中庸之文，極闊闊精微，而包羅萬有。孟子則雄奇跌宕，變幻洋溢，秦漢以來，無有能此四種文字者。特以孺生習讀而不察，遂不知其章法字法之妙也。當細心玩味之。

古人讀文選而悟養生之理，得力於兩句曰：「石蘊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此真是至言。嘗見蘭蕙芍藥之蒂間，必有露珠一點，若此一點爲蟻蟲所食，則花萎矣。又見筍初出，當曉則必有露珠數顆，在其未日出，則露復斂而歸根，夕則復上。田間有詩云：「夕看露顆上梢」是也。若侵曉入園，筍上無露珠，則不成竹，遂取而食之。稍上亦有露，夕現而朝斂。人之元氣，全在于此。故文選二語，不可不時體察得訣，固不在多也。

世人只因不知命，不安命，生出許多勞擾。聖賢明明說與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又曰：「修身以俟之。」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一因知之真而後俟之安也。予歷世故頗多，認此一字頗確。曾與韓慕廬宿齋天壇，深夜劇談，慕廬談當年鄉會考時，鄉試則有得售之想，場中頗著意。至會試殿試，則全無心而得會狀。會試場大風吹卷欲飛，號中人皆取石堅押韓獨無意，祝曰：「若當中則自不吹去。」亦竟無恙。故其會試殿試文，皆遊行自在，無斧鑿痕。予謂慕廬一足下兩輩巍科，當是何如勇獵。以此言告人，人決不信。余獨信之。何以故？予自諭德後，卽無意仕進，不止無競進之心，且時以隕越爲懼。乃由講讀學士躋學士登亞卿正卿，皆華靡清貴之官，自傍人觀之，不知是何如勇猛精進。

以予自審，則知慕廬之非妄矣。慕廬亦可以已事推之，而知予之非誑也。願與世人共知之。

予生平嗜卉木，遂成奇癖，亦自覺可哂。細思天下歌舞聲伎古玩書畫禽獸博奕之屬，皆多費而耗物力，惹氣而多後患，不可以訓子孫。惟山水花木，差可自娛，而非人之所爭。草木日有生意，而妙於無知，損許多愛憎煩惱。京師難於樹植，艱於曠土，書閣中置盆花數種，滋培收護，頗費心力，然亦可以少供耳目之翫。琴薦書幌牀頭十笏之地，無非落花填塞，亦一佳話也。

古人佩玉朝夕不離，義取溫潤堅栗；君子無故不撤琴瑟，義取和平溫厚。故質性爽直者，恐近高亢，真當深體此意，以自箴砭，不可任其一往之性也。

人生以擇友爲第一事。自就塾以後，有室有家，漸遠父母之教，初離師保之嚴，此時乍得友朋，投契締交，其言甘如蘭芷，甚至父母兄弟妻子之言，皆不聽受，惟朋友之言是信。一有匪人，側於間，德性未定，識見未純，斷未有不爲其所移者。余見此屢矣。至仕宦之子弟，尤甚。一入其彀中，迷而不悟，脫有尊長誠諭，反生嫌隙，益滋乖張。故余家訓有云：「保家莫如擇友。」蓋痛心疾首其言之也。汝輩但於至戚中，觀其德性謹厚好讀書者，交之。兩三人足矣。况內有兄弟，互相師友，亦不至岑寂。且勢利言之，汝則溫飽來交者，豈能皆有文章道德之切劘？平居則有酒食之費，應酬之擾，一遇婚喪有無，則有資給稱貸之事，甚至有爭訟外侮，則又有關說救援之事。平昔既與之契密，臨事卻之，必生怨毒反唇，故余以爲宜慎之於始也。况且嬉遊征逐，耗精神而荒正業，廣言談而滋是非，種種弊端，不可紀極。故特爲痛切發揮之，昔人

有戒：「飯不嚼便噉，路不看便走，話不想便說，事不思便做。」洵爲格言！予益之曰：「友不擇便交，氣不
忍便動，財不審便取，衣不慎便脫。」

學字當專一擇古人佳帖，或時人墨蹟，與己筆路相近者，專心學之。若朝更夕改，見異而遷，鮮有得
成者。楷書如端坐，須莊嚴寬裕，而神采自然掩映。若體格不勻淨，而邊講流動，失其本矣。汝小字可學，樂
毅論前見所寫樂毅論大有進步，今當一心臨倣之。每日明窗淨几，筆精墨良，以白奏本紙臨四五百字，
亦不須太多，但工夫不可間斷。紙畫烏絲格，古人最重分行布白，故以整齊勻淨爲要。學字忌飛動草率，
大小不勻，而妄言奇古磊落，終無進步矣。行書亦宜專心一家。趙松雪珮玉垂紳，丰神清貴，而其原本則
出于聖教序，蘭亭猶見晉人風度，不可訾議之也。汝作聯字，亦頗有豐秀之致。今專學松雪，亦可望其有
進，但不可任意變遷耳。龍眠芙蓉谿，吾朝夕夢寐所在也。垂雲泐天然石壁，上倚青山，下臨流水，當爲吾
相度可亭之地，期于對石枕流。雙谿草堂前引南北二澗爲兩池，中一閘相通，一種蓮，一種魚，製扁舟容
五六人，朱欄翠檣，蘭檠桂櫂，從芙蓉谿亭登舟，至艤舟，登岸襟帶吾廬。汝歸當謀疏鑿，闊處十二丈，窄
處二三丈，但可以行舟。汝兄弟姪，輪日督工，於九月杪，從事渠成，以報吾堂。軒基址預以繩定之，以俟異
日。臨河有大石，土人名爲權洞，此地相度亭子，下臨澄潭，四圍嶺岫，旣曠然軒豁，亦窈然幽深。其旁當種
梅柳以映帶之，亦此時事也。向來梅杏桃李之屬，種植者亦不少矣，使皆茂達，儘可自娛。此時澆漑修治，
扶植去草爲急。僕人紙上之樹日增，園中之樹日減，汝當爲吾稽察之。樹不活，與不種同。山中須三五日

靜坐經理，晨入暮歸，不如其已也。可與兄弟姪言之！

辛巳春分日，予攜大郎二郎六郎出西直門，過高粱橋，沿溪水至法華寺，飯于僧舍，因至萬壽寺，時甫移華嚴鐘於後閣，尙未懸架。遂過天禧官看白松，蓋余最心賞古松，枝幹如凝雪，清響如飛濤，班剝離奇，扶疏詰曲，枝枝入畫，葉葉有聲，如對高人逸士，不敢褻翫。京師寺觀，此種爲多，而時代久遠，則無過天禧官者，共二十領株，皆異態殊形，可謂巨觀矣。是行也，春寒初覺，野色蒼茫，然已有融潤之氣，得小詩曰：「緣谿來古寺，石泮舊河梁。冰壞波澄綠，風輕柳麴黃。苔痕春已半，松影日初長。籃筍攜諸子，僧寮野藪香。」

時文以多作爲主，則工拙自知，才思自出，谿逕自熟，氣體自純。讀文不必多，擇其精純條暢，有氣局詞華者，多則百篇，少則六十篇，神明與之渾化，始爲有益。若貪多務博，過眼輒忘，及至作時，則彼此不相涉，落筆仍是故吾，所以思常窒而不靈，詞常窘而不裕，意常枯而不潤，記誦勞神，中無所得，則不熟不化之病也。學者犯此弊最多，故能得力于簡，則極是要訣。古人言簡鍊以爲揣摩，最是立言之妙，勿忽而不察也。治家之道，謹肅爲要。易經家人卦，義理極完備。其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近於煩瑣，然雖厲而終吉，嘻嘻流於縱軟，則始寬而終吝。余欲于居室自書一額曰：「惟肅乃雍。」常以自警，亦願吾子孫共守也。

人之居家立身，最不可好奇。一部中庸，本是極平澹，卻是極神奇。人能於倫常無缺，起居動作，治家

節用待人接物，事事合于矩度，無有乖張，便是聖賢路上人，豈不是至奇？若舉動怪異，言語詭激，明明坦易道理，卻自尋奇覓怪，守偏文過，以爲不墜恆境，是窮奇禱机之流，烏足以表異哉！布帛菽粟，千古至味，朝夕不能離，何獨至于立身制行而反之也？

與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須有益于人，便是善人。余偶以忌辰著朝服出門，巷口見一人遙呼曰：「今日是忌辰。」余急易之，雖不識其人，而心感之。如此等事，在彼無絲毫之損，而于人爲有益，每謂同一禽鳥也。聞鸞鳳之名則喜，聞鶴鷗之聲則惡，以鸞鳳能爲人福，而鶴鷗能爲人禍也。同一草木也，毒草則遠避之，參苓則共寶之，以毒草能傷人，而參苓能益人也。人能處心積慮，一言一動皆思益人，而痛戒損人，則人望之若鸞鳳，寶之如參苓，必爲天地之所佑，鬼神之所服，而享有多福矣。此理之所易見者也。

凡讀書，二十歲以前所讀之書，與二十歲以後所讀之書，迥異。幼年智識未開，天真純固，所讀者雖久，不溫習，偶爾提起，尙可數行成誦。若壯年所讀經月則忘，必不能持久。故六經、秦漢之文，詞語古奧，必須幼年讀，長壯後，雖倍蓰其功，終屬影響。自八歲至二十歲中間歲月無多，安可荒棄，或讀不急之書，此時時文固不可不讀，亦須擇典雅醇正，理純辭裕，可歷二三十年無弊者讀之。若朝華夕落，淺陋無識，詭僻失體，取悅一時者，安可以珠玉難換之歲月而讀此無益之文？何如誦得左國一兩篇，及東西漢典貴華腴之文數篇，爲終身受用之寶乎？且更可異者，幼齡入學之時，其父師必令其讀詩書，易、左、禮、記、兩漢、八家文及十八九，作制義，應科舉時，便束之高閣，全不溫習，此何異衣中之珠，不知採取，而向塗人乞

槩乎！且幼年之所以讀經書，本爲壯年擴充才智，驅駕古人，使不寒儉如畜錢待用者然，乃不知尋味其義蘊，而弁髦棄之，豈不大相刺謬乎？吾願汝曹將平昔已讀經書，視之如拱壁，一月之內，必加溫習。古人之書，安可盡讀？但我所已讀者，決不可輕棄。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毋貪多，毋貪名。但讀得一篇，必求可以背誦，然後思通其義蘊，而運用之於手腕之下。如此，則才氣自然發越。若曾讀此書，而全不能舉其詞，謂之畫餅充饑，能舉其詞而不能運用，謂之食物不化。二者，其去枵腹無異。汝輩于此，極宜猛省！

凡物之殊異者，必有光華發越於外。况文章爲榮世之業，士子進身之具乎！非有光彩，安能動人！閣中之文，得以數言概之，曰：「理明詞暢，氣足機圓。」要當知棘闈之文，與窗稿房行書不同之處。且南闈之文，又與他省不同。處此則可以意會，難以言傳。唯平心下氣，細看南闈墨卷，將自得之，卽最低下墨卷，彼亦自有得手，亦不可忽。此事最渺茫，古稱射虱者，視虱如車輪，然後一發而貫。今能分別氣味，截然不同，當庶幾矣。汝曹兄弟叔姪，自來歲正月爲始，每三六九日一會，作文一篇，一月可得九篇，不疏不數，但不可間斷。不可草草塞責！一題入手，先講求書理極透澈，然後布格遣詞，須語語有著落，勿作影響語，勿作艱澀語，勿作累贅語，勿作雷同語。凡文中鮮亮出色之句，謂之調，調有高卑，疏密相間，繁簡得宜，處謂之格。此等處最宜理會。深惱人讀時文，累千累百，而不知理會於身心，毫無裨益。夫能理會，則數十篇百篇已足，焉用如此之多？不能理會，則讀數千篇，與不讀一字等。徒使精神曠亂，臨文捉筆，依舊茫然，不過胸中舊套應副，安有名理精論佳詞妙句，奔匯於筆端乎！所謂理會者，讀一篇則先看其一篇之格，再味

其一股之格，出落之次第，講題之發揮，前後豎義之淺深，詞調之華美，誦之極其熟，味之極其精，有與此等相類之題，有不相類之題，如何推廣擴充，如此讀一篇，有一篇之益，又何必多？又何能多乎？每見汝曹讀時文成帙，問之不能舉其詞，叩之不能言其義，粗者不能，況其精者乎！自誑乎？誑人乎？此絕不可解者。汝曹試靜思之，亦不可解也。以後當力除此等之習，讀文必期我有用，不然，甯可不讀。古人有言：「讀生文，不如翫熟文。」必以我之精神，包乎此一篇之外，以我之心思，入乎此一篇之中。噫嘻！此豈易言哉！汝曹能如此用功，則筆下自然充裕，無補緝寒澀支離冗泛草率之態。汝每月寄所作九首來京，我看一會兩會，則汝曹之用心，不用心，務外不務外，瞭然矣！作文決不可使人代寫，此最是大家子弟陋習。寫文要工緻，不可錯落塗抹，所關於色澤不小也。汝曹不能面奉教言，每日展此一次，當有心會。幼年當專攻舉業，以爲立身根本，詩且不必作，或可偶一爲之；至詩餘則斷不可作。余生平未嘗爲此，亦不多看。蘇辛尙有豪氣，餘則靡靡焉可近也！

余久歷世塗，日在紛擾榮辱勞苦憂患之中，靜念解脫之法，成此八章，自謂于人情物理，消息盈虛，略得其大意。醉醒臥起，作息往來，不過如此而已。顧以年增衰老，無由自適。二十餘年來，小齋僅可容膝，寒則溫室擁雜花，暑則垂簾對高槐，所自適于天壤間者止此耳。求所謂煙霞林壑之趣，則僅託於夢想，形諸篇詠，皆非實境也。辛巳春分前一日，積雪初融，霽色迴暖，爲三郎廷璠書此，遠寄江鄉，亦可知翁鍼砭氣質之偏，流覽造物之理，有此一知半見，當不至于汨沒本來耳。

古稱仕宦之家，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旨哉斯言！可爲深鑒。世家子弟，其修行立名之難，較寒士百倍。何以故？人之當面待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古道；小有失檢，誰肯面斥其非？微有驕盈，誰肯深規其過？幼而驕慣，爲親戚之所優容，長而習成，爲朋友之所諒恕。至於利交而諂，相誘以爲非勢交而諛，相倚而作慝者，又無論矣。人之背後稱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直道；或偶譽其才品，而慮人笑其逢迎；或心賞其文章，而疑人鄙其勢利；甚且吹毛索瘢，指摘其過失，而以爲名高批枝傷根，訕笑其前人，而以爲痛快。至於求利不得，而嫌隙易生于有無；依勢不能，而怨毒相形於榮悴者，又無論矣。故富貴子弟，人之當面待之也恆怨，而背後責之也恆深。如此，則何由知其過失，而顯其名譽乎？故世家子弟，其謹飭如寒士，其儉素如寒士，其謙冲小心如寒士，其讀書勤苦如寒士，其樂聞規勸如寒士，如此，則自視亦已足矣。而不知人之稱之者，尚不能如寒士，必也謹飭倍于寒士，儉素倍于寒士，謙冲小心倍于寒士，讀書勤苦倍于寒士，樂聞規勸倍于寒士，然後人之視之也，僅得與寒士等。今人稍稍能謹飭儉素，謙下勤苦，人不見稱，則曰：「世道不古，世家子弟難做。」此未深明於人情物理之故者也。我願汝曹常以席豐履盛爲可危，可慮難處，難全之地，勿以爲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人有非之責之者，遇之不以禮者，則平心和氣，思所處之時勢，彼之施於我者，應該如此，原非過當，卽我所行，十分全是，無一毫非理，彼尙在可恕，况我豈能全是乎？古人有言：「終身讓路，不失尺寸。」老氏以讓爲寶，左氏曰：「讓，德之本也。」處里間之間，信世俗之言，不過曰：「漸不可長。」不過曰：「後將更甚。」是大不然！人孰無天理良心，是非公道，揆之天道，

有滿損虛益之義。揆之鬼神，有虧盈福謙之理。自古祇聞忍與讓，足以消無窮之災悔；未聞忍與讓，翻以釀後來之禍患也。欲行忍讓之道，先須從小事做起。余曾署刑部事五十日，見天下大訟大獄，多從極小事起。君子敬小慎微，凡事只從小處了。余行年五十餘，生平未嘗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轉灣早耳。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氣，則不至于受大氣；吃得小虧，則不至於吃大虧。此生平得力之處，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爭也。我一人據之，則怨萃於我矣。我失便宜，則衆怨消矣。故終身失便宜，乃終身得便宜也。汝曹席前人之資，不憂饑寒，居有室廬，使有臧獲，養有田疇，讀書有精舍，良不易得。其有遊蕩非僻，結交淫朋匪友，以致傾家敗業，路人指爲笑談，親戚爲之浩嘆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其有立身醜謹，老成儉樸，擇人而友，閉戶讀書，名日美而業日成，鄉里指爲令器，父兄期其遠大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二者何去何從，何得何失，何芳如芝蘭，何臭如腐草，何祥如麟鳳，何妖如鵩鷃，又豈俟予言哉！汝輩今皆年富力強，飽食溫衣，血氣未定，豈能無嗜好？古人云：「凡人欲飲酒博奕，一切嬉戲之事，必皆覓伴侶爲之。獨讀快意書，對佳山水，可以獨自怡悅。」凡聲色貨利一切嗜欲之事，好之有樂，則必有苦；惟讀書與對佳山水，止有樂而無苦。今架有藏書，離城數里有佳山水，汝曹與其狎無益之友，聽無益之談，赴無益之應酬，曷若珍重難得之歲月，縱讀難得之詩書，快對難得之山水乎？我視汝曹所作詩文，皆有才情，有思致，有性情，非夢夢全無所得於中者。故以此諄諄告之，欲令汝曹安分省事，則心神甯謐而無紛擾之害，寡交擇友，則應酬簡而精神有餘，不聞非僻。

之言，不致陷於不義；一味謙和謹飭，則人情服而名譽日起。制義者秀才立身之本，根本固則人不敢輕，自宜專力攻之；餘力及詩字，亦可怡情。良時佳辰，與兄弟姊夫輩一料理山莊，撫問松竹，以成余志。是皆於汝曹有益無損，有樂無苦之事。其味聰聽之義！

座右箴

立品 讀書 養身 擇友

右四綱

戒嬉戲 慎威儀 謹言語 溫經書 精舉業 學楷字

謹起居 慎寒暑 節用度 謝贖應 省宴集 寡交遊

右十二目

子弟自十七八以至廿三四，實爲學業成廢之關。蓋自初入學至十五六，父師以童子視之，稍知調子者，斷不忍聽其廢業；惟自十七八以後，年漸長，氣漸驕，漸有朋友，漸有室家，嗜慾漸開，人事漸廣，父兄見其長成，師傅視爲儕輩，德性未堅，轉移最易，學業未就，蒙昧非難。幼年所習經書，此時皆束高閣，躊躇交遊，侈然大雅，博奕高會，自詡名流，轉盼廿五六歲，兒女累多，生計迫蹙，蹉跎潦倒，學殖荒落。予見人家子弟，半途而廢者，多在此五六年中，棄幼學之功，貽終身之累，蓋覆轍相踵也。汝正當此時，雖父母之側，前言諸弊，事事可慮；爲龍爲蛇，爲虎爲鼠，分於一念，介在兩歧，可不慎哉！可不畏哉！

讀書，須明窗淨几，案頭不可多置書。讀作文，皆須凝神靜氣，目光炯然，出文與題之上，最忌墜入雲霧中，迷失出路，多讀文而不熟，如將不練之兵，臨時全不得用，徒疲精勞神，與操空拳者無異。作文以握管之人爲大將，以精熟墨卷百篇爲練兵，以雜讀時藝爲散卒，以題爲壘，壘若神明不爽，明是大將先墜雲霧中，安能制勝？人人各有一程英華光氣，但隨磨鍊始出，譬如一草一卉，苟深培厚壘，盡其分量，其花亦有可觀，而況於人乎！況於俊特之人乎！天下有形之物，用則易匱，惟人之才思氣力，不用則日減，用則日增，但做出自己聲光，如樹將發花時，神壯氣溢，覺與平時不同，則自然之機候也。讀書人獨宿是第一義，試自己省察，館中獨宿時，漏下二鼓，滅燭就枕，待日出早起，夢境清明，神酣氣暢，以之讀書，則有益。以之作文，必不潦草枯澀，真所謂一日勝兩日也。

易經一書，言謙道最爲詳備。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人情惡盈而好謙。又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不能常盈，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於此理不啻反覆再三，極譬罕喻。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古昔賢聖，殆無異辭。堯舜大聖人，而史稱之曰：「允恭克讓。」孔子甚賢德，及門稱之曰：「恭儉讓。」一况乎中人之才，能越斯義？古云：「終身讓路，不失尺寸。」言讓之有益，無損也。世俗瞽談，妄爲讓人，則人欺之，甚至有尊長教其卑幼，無多讓，此極爲亂道。以世俗論，富貴家子弟，理不當爲人所侮，稍有拂意，便自謂「我何如人，而彼敢如是以加我？」從傍人亦不知義理，用一二言挑逗之，遂爾氣填胸臆，奮不顧身，全不思富貴者，衆射之的也，羣妬之媒也。諺曰：「一家溫飽，千家怨忿。」

惟當撫躬自返，而所得於天者已多，彼同生天壤，或係親戚，或同里閭，而失意如此，我不讓彼，而彼顧肯讓我乎？嘗持此心，深明此理，自然心平氣和，卽有拂意之事，逆耳之言，如浮雲行空，與吾無涉。姚端恪公有言：此乃成就我福德，和愈加恭謹，以遜謝之，則橫逆之來，蓋亦少矣。願以此爲熱火世界，一帖清涼散也。

譚子化書，訓儉字最詳。其言曰：「天子知儉，則天下足；一人如儉，則一家足。且儉非止節蓄財用而已也。儉於嗜慾，則德日修，體日固；儉於飲食，則脾胃寬；儉於衣服，則肢體適；儉於言語，則元氣藏；而怨尤寡；儉於思慮，則心神安；儉於交遊，則匪類遠；儉於酬酢，則歲月寬；而本業修；儉於書札，則後患寡；儉於干請，則品望尊；儉於僮僕，則防閑省；儉於嬉遊，則學業進。」其中義蘊甚廣，大約不外於葆蓄之道。東坡千古才人，以百五十錢爲一塊，每日只用畫杖挑取一塊，盡此錢爲度，決不用明日之錢。汝輩中人，可無限制。陸梭山訓居家之法最妙，以一歲所入，除完官糧外，分爲三分：存一分以爲水旱及意外之費；其餘二分，析爲十二分，每月用一分，但許存餘，不許過界。能從每日飲食雜用加意節省，使一月之用常有餘，別置一處，不入經費，留以爲親戚朋友小小周濟緩急之用，亦遠怨積德之道，可恃以長久者也。居家治生之理，恆產項言備之矣。雖不敢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其於謀生，不啻左券。總之饑寒由于鬻產，鬻產由於債負，債負由於不經，相因之理，一定不易。予視之洞若觀火。仕宦之日，雖極清苦，畢竟略有交際；子弟習見習聞，由之不察，若以此作田舍度日之計，則立見其仆蹶，不可不深長思者也。人生儉蓄之名，可受

而不必避。世俗每以爲恥，不知此名一噪，則人絕覬覦之想，偶有所用人，即德之，所謂以虛名而受實益，何利如之！人生髫髻不離父母，入塾則有嚴師傳督課，頗覺拘束，逮十六七歲時，父母漸視爲成人，師傅亦漸不嚴憚，此時初開嬉遊漸習，則必視朋爲性命，雖父母師保之訓，與妻孥之言，皆可不聽，而朋友之言，則投若膠漆，契若芳蘭，所與正則隨之而正，所與邪則隨之而邪，此必然之理，身驗之事也。余鐫一圖章，有示子弟曰：「保家莫如擇友。」蓋有所歎息痛恨，懲艾於其間也。古人重朋友，而列之五倫，謂其志同道合，有善相勉，有過相規，有患難相救。今之朋友，止可謂相識耳，往來耳，同官同事耳，三黨姻戚耳，朋友云乎哉！汝等莫若就親戚兄弟中，擇其謹厚老成，可以相砥礪者，多則二人，少則一人，斷無目前良友，遂可得十數人之理。平時既簡於應酬，有事可以請教，若不如己之人，既易於臨深爲高，又日聞鄙猥之言，污賤之行，淺劣之學，不知義理，不習詩書，久久與之相化，不能卻而遠矣。此論語所以首誠之也。

人生第一件事，莫如安分。分者，我所得于天多寡之數也。古人以得天少者，謂之數奇，謂之不偶，可以識其義矣。董子曰：「與之齒者去其角，附之翼者兩其足。」嗇于此則豐于彼，理有乘除，事無兼美。予閱歷頗深，每從旁冷觀，未有能越此範圍者。功名非難，非易，只在爭命中之有無。嘗譬之溫室養牡丹，必花頭中原結蕊，火焙則正月早開，然雖開而元氣索然；花既不足，根亦旋萎矣。若本來不結花，卽火焙無益。既有花矣，何如培以沃壤，灌以甘泉，待其時至敷華，根本既不虧，而花亦肥大經久。此予所深洞於天時物理，而非矯爲迂闊之談也。曩時姚端恪公，每爲予言，當細翫「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章，朱注最

透。言「不知命，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而無以爲君子矣。」「爲」字甚有力。知命是一事，爲君子是一事。既知命不能違，則儘有不必趨之利，儘有不必避之害，而爲忠爲孝，爲廉爲讓，綽有餘地矣。小人固不常取怨于他，至于大節，亦不可詭隨，得失榮辱，不必太認真，是亦知命之大端也。

篤素堂文集卷二

桐城張英敦復著

恆產瑣言

三代而上，田以井授民：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尺寸之地，皆國家所有，民間不得而私之。至秦以後，廢井田，開阡陌，百姓始得私相買賣。然則三代以上，雖至貴鉅富，求數百畝之田，貽子及孫，不可得也。後世既而得買之矣，以乾坤之大塊，國家之版圖，聽人畫界分疆，立書契，評價值，而鬻之縣官，雖有易姓改氏，而田主自若。董江都諸人，亦憤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田連阡陌，欲行限民名田之法，立爲節制，而不果行。其乃祖乃父，以一朝之力，而竟奄有之，使後人食土之毛，善守而不輕棄，則子孫百世，苟不至經變亂，亦斷不能爲他人之所有。嗚呼！深念及此，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

人家子弟，從小便讀孟子，每習焉而不察。夫孟子以王佐之才，說齊宣、梁惠，議論闊大，志趣高遠。然言病雖多，端用藥止一味，曰：「有恆產者，有恆心。」而已。曰：「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而已。曰：「富歲子弟多賴。」而已。重見《出》一部，孟子實落處，不過此數條。而終之曰：「諸侯之寶三：土地。」又嘗讀蘇長公集，其天才橫軼，古今無儔匹，宜若不屑屑生計者。遊金山之詩曰：「有田不去如江水。」游焦山之詩

曰：「無田不去甯非貪！」其題王晉卿煙江疊嶂圖詩亦曰：「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欲往買二頃田。」可知此老胸中時時有此一段經畫。生平欲買陽羨之田，至老而其願不償。令人動言才子名士偉丈夫，不事家人生產，究至謀生無策，犯孟子之戒而不悔，豈不深可痛惜哉！

天下之物，有新則必有故。屋久而頹，衣久而敝，臧獲牛馬，服役久而老且死。當其始重價以購，越十年而其物非故矣。再越十年而化為烏有矣。獨有田之爲物，雖百年千年而常新，卽或農力不勤，土敝產薄，一經糞溉則新矣。卽或荒蕪草宅，一經墾闢則新矣。多與陂池，則枯者可以使之潤，勸薶茶蓼，則瘠者可以使之肥。亘古及今，無有朽蠹頹壞之慮，逃亡耗缺之憂。嗚呼！是洵可寶也哉！

吾友陸子名遇霖，字洵若，浙江人。今爲歸德別駕。其人通曉事務，以經濟自許。在京師日常與之過從。一日從容談及謀生畢竟以何者爲勝。陸子思之良久曰：「予閱世故多矣，典質貿易，權子母，斷無久而不弊之理。——始雖乍獲厚利，終必化爲子虛。惟田產房屋二者可以持久遠。以二者較之，房舍又不如田產。何以言之？房產乃向之索租錢，每至歲暮必有幹僕盛衣帽著靴誼譁叫號以取之，不償則愬於官長，每至爭訟雀角，甚有以奮鬪窘逼而別生禍殃者，稍懦焉則又不可得矣。至田租則不然，子孫雖爲齊民極單寒懦弱，其僕不過青鞵布襪，手持雨傘，詣佃人之門而人不敢貌視之。秋穀登場，必先完田主之租，而後分給私債，取其所本有而非索其所無。與者受者，皆可不勞。且力田皆愿民，與市廩商賈之狡健者不同。以此思之，房產殆不如也。」予至今有味乎陸子之言。

嘗讀雅訟之詩，而歎古人於死先疇，如此其重也。楚茨大田之詩，皆公卿有田祿者。周有世卿，其祖若父之采地，傳諸後人，故曰曾孫。今觀其言曰：「我疆我理。」曰：「我閉既臧。」曰：「我黍稷，我倉庾。」農夫愛其曾孫，則曰：「曾孫不怒。」曾孫愛其農夫，則曰：「農夫之慶。」以至饗饋者之食，而嘗其旨，否剝疆場之瓜，而獻之皇祖，何其民風淳樸，上下相親如此！不止家給人足，無分外之謀，而且流風餘韻，有爲善之樂。後人有祖父遺產，正可循隴觀稼，策蹇課耕，雅頌之景，如在目前，而乃視爲鄙事，不一留意，抑獨何哉？

今人家子弟，鮮衣怒馬，恆舞酣歌，一裘之費，動至數十金，一席之費，動至數金；不思吾鄉十餘年來，穀賤，竭十餘石穀，不足供一筵，竭百餘石穀，不足供一衣，安知農家作苦，終年霑體塗足，豈易得此百石？況且水旱不時，一年收穫，不能保諸來年。——聞陝西歲饑，一石價至六七兩。——今以如玉如珠之物，而賤價糶之以供一裘一席之費，豈不深可懼哉！古人有言：「惟土物愛，厥心臧。」故子弟不可不令其目擊田家之苦，開倉糶穀時，當令其持籌以壯夫之力，不過擔一石，四五壯夫之所擔，僅得價一兩，隨手花費了不見其形跡，而已倉庾空竭矣。使稍有知覺，當不忍於浪擲，奈何深居簡出，但知飽食暖衣，絕不念物力之可惜，而泥沙委之哉！

天下貨財所積，則時時有水火盜賊之憂；至珍異之物，尤易招尤速禍。——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積，則不能高枕而臥；獨有田產，不憂水火，不憂盜賊；雖有強暴之人，不能竟奪尺寸；雖有萬鈞之力，亦不能

負之而趨。千頃萬頃，可以值萬金之產，不勞一人守護。卽有旱乾水溢，背井去鄉，事宜歸來，室廬畜聚，一無可問。獨此一塊土，張姓者仍屬張，李姓者仍屬李，芟夷墾闢，仍爲殷實之家。嗚呼！舉天下之物，不足較其堅固，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

予與四方之人，從容閒談，則必詢其地土物產之所出，以及田里之事。大約田產出息最微，較之商賈不及三四。天下惟山右新安人，善於貿易，彼性至慳嗇，能堅守，他處人斷斷不能，然亦多覆轍之事。若田產之息，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歲計不足，世計有餘。嘗見人家子弟，厭田產之生息微，而緩羨貿易之生息速，而饒至鬻產以從事，斷未有不全軍盡沒者。余身試如此，見人家如此，千百不爽。一無論愚弱者不能行，卽聰明強幹者，亦行之而必敗。人家子弟，萬萬不可錯此著也。

人思取財於人，不若取財於天地。余見放債收息，以及典質人之田產者，三年五年得其息，如其所出之數，其人則曉曉有詞矣；不然，則怨於心，德於色，浸假而並沒其本。問有酷貧之士，得數十金，可暫行于一時，稍裕則不能矣。惟地德則不然，薄植之而薄收，厚培之而厚報，或四季而三收，或一歲而再種。中國以種稻麥，旁畦餘隴，以植麻菽衣棉之類，有尺寸之壤，則必有錙銖之入。故曰：「地不愛寶。」此言最有味。始而養其祖父，既而養其子孫，無德色，無倦容，無竭歡盡忠之怨，有日新月盛之美，受之者無愧怍，享之者無他虞。雖多方以取，而無罔利之咎，上可以告天地，幽可以對鬼神，不勞心計，不受人忌疾。嗚呼！天下更有物焉，能與之比長絜知者哉？

余既言田產之不可鬻，而世之鬻產者，比比而然。聰明者亦多爲之。其源則必在乎債負。債負之來，由于用度不經，不知量入爲出。至舉息既多，計無所出，不得不鬻累世之產。故不經者，債負之由也。債負者，鬻產之由也。鬻產者，饑寒之由也。欲除鬻產之源，則斷自經費始。居家簡要，可久之道，則有陸梭山量入爲出之法在。其法合計一歲之所入，除完給公家而外，分爲三分，留一分爲歉年不收之用，其二分分爲十二分，一月用一分。若歲常豐收，則是古人耕三餘一之法。值一歲歉，則以一歲所留補給。連歲歉，則以積年留以補給。如此，始無舉債之事。若一歲所入，止給一歲之用，一遇水旱，則產不可保矣。此最目前可見之理，而人不之察。陸梭山之法最詳，卽百金之產，亦行此法，使必富饒而後可行，則大謬矣。且其法于十二分，又分三十小分。余恐其太煩，故止作十二分。要知古人之意，全在小處節儉。大處之不足，由于小處之不謹。月計之不足，由于每日之用過多也。若能從梭山每月三十分之，更爲穩實。一月之中，飲食應酬宴會，稍可節者節之，以此一月之所餘，另置一封，以周貧乏親戚些小之急，更覺心安意適。是專言費用不經，舉債而鬻產。由此外，則有賭博狹邪侈靡，其爲敗壞者無論矣。更有因婚嫁而鬻產者，絕爲可哂。夫有男女，則必有婚嫁，只當以豐年之所積，量力治裝，奈何鬻累世仰事俯育之具，以圖一時之華美。豈既婚嫁後，遂能不食而飽，不衣而溫乎？嗚呼！亦愚之甚矣！

吾既言產之斷不可鬻。雖然，鬻產之家，豈得已哉！其平時費用不經，以致舉債而鬻產，吾既嘗言之矣。處豐亨之日，行量入爲出之法，自不致狼狽困頓而爲此。獨是一遇凶歲，則非水卽旱，水旱則必逃亡。

逃亡則田必荒蕪，荒蕪則穀入必少。此時賦稅不免，而旋急數端，相因而至，乃必然之理。有田之家，其爲苦累較常人更甚。比時輕棄賤鬻，以圖免追呼實必至之勢也。然天下凶荒日少，豐稔日多，及至豐稔而產業既鬻于人，向時富厚之子，今無立錫矣。此時當大有忍力，咬定牙根，平時少有積蓄，或鬻衣服，或鬻簪珥，或鬻臧獲，藉以完糧，打疊精神，招佃闢墾，乘間投隙，收取些須，以救旦夕。穀食不足，充以糟糠，凡百費用，盡從吝嗇，千辛萬苦，以保守先業。大約不過一二年過此凶險，仍可耕耘收穫，不失爲殷厚之家。此亦予所目擊者。譬如熬過隆冬，沍寒，春明一到，仍是柳媚花明矣。此際全看力量，其更有心計之人，于此時收買賤產，其益宏多。吾鄉草野起家之人，多行此法。

吾既極言產之不可鬻矣，雖然，守之有道，不可不講。不善經理，付之僮僕之手，任其耗蠹，積日累月，沃者變而爲瘠，潤者化而爲枯，稍瘠者化而爲石田，田瘠而畝不減，入少而賦不輕，平時僅可支持，一遇水旱催科，則立槁矣。日本爲養生之物，變而爲累身之物，且將追怨祖父，留此累物，以貽子孫。予見此亦不少矣。然則如之何，而可哉？欲無鬻產，當思保產，欲保產，當使盡地利。盡地利之道有二：一在擇莊，佃一在興水利。諺云：「良田不如良佃。」此最確論。主人雖有氣力心計，佃惰且劣，則田日壞，譬如父母雖愛嬰兒，却付之悍婢之手，豈能知其疾苦乎？良佃之益有三：一在耕種及時，一在培壅有力，一在蓄洩有方。古人言農最重時，早犁一月，有一月之益，故冬最良，春次之，早種一日，有一日之益，故晚禾必在秋前一日。至培壅，則古人所云「百畝之叢」，又云「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詩云「荼蓼朽止，黍稷茂止」，一用

力如此，一畝可得兩畝之入，地不加廣，畝不加增，佃有餘而主人亦利矣。畜水用水，最有緩急，先後當救則救，當待則待，當棄則棄，惟有良農老農知之。劣農之病有三：一在耕稼失時，一在培壅無力，一在畜洩無方。若遇豐稔之年，雨澤應時而降，惰農劣農亦鹵莽收穫，隱藏其害而不覺，一遇旱乾，則彼之優劣立見矣。凶年主人得一石，可值兩石，而受此劣佃之害，悔何及焉。人家僮僕管莊務，每喜劣佃而不喜良佃，良佃則家必殷實，有體面，不肯諂媚人，且性必梗直樸野，飲食必節儉，又不聽僮僕之指使，劣佃則必惰而且窮，諂媚僮僕，聽其指使，以任其饕餮，種種情狀不同，此所以性喜劣佃，而不喜良佃。至主人之田疇美惡，彼皆不顧，且又甚樂于水旱，則租不能足額，而可以任其高下。此積弊陋習，安可不知，且良佃所居則屋宇整齊，場圃茂盛，樹木蔥鬱，此皆主人僮僕力之所不能及，而良佃自爲之。劣佃則件件反是。此擇莊佃爲第一要務也。禾在田中，以水爲命。諺云：「肥田不敵瘦水。」雖有膏腴，若水澤不足，則亦等石田矣。江南有塘有堰，古人開一畝之田，則必有一畝之水以濟之，後人狃于多雨之年，塘堰都不修治，堰則破壞，畜水塘則淺且漏，不容水，每歲方春時，必有洪雨數次，任其橫流而不收，入夏亢旱，束手無策，仰天長歎而已。人家僮僕管理莊事，以興塘繕石，修屋幾石，爲開帳時浮圖合尖之具而已，何嘗有寸土一鋪及于塘堰乎？夫塘宜深且堅固，余曾過江寧南鄉，其田最號沃壤，其塘甚小，不及半畝，詢之土人，知其深且陡，有及二丈者，故可以溉數十畝之田，而不匱。吾鄉塘最多，且大有數畝者，有數十畝者，然淺且漏，大雨後亦不滿，稍旱則露底，田待此爲命，其何益之有哉！向後興塘築堰，必躬自閱視，若有雨之年，塘猶

不滿，其爲滲漏可知，急加培築，不抵劣農之性情，而見識淺陋，每徼倖于歲之多雨，而不爲預備；僮僕既以此開入花帳，又不便向主人再說，一遇亢旱，田禾立槁，日積月累，田瘠敵莊租入日少，勢必鬻變。此興水利爲第一要務也。若不知務此，而止云保守前業，勢豈能由己哉！

予置田千餘畝，皆苦瘠，非予好瘠田也，不能多辦價，故甯就瘠田，其膏腴沃壤，則大有力者爲之，余不能也。然細思膏腴之價數，培于瘠田，遇水旱之時，膏腴亦未嘗不減，若豐稔之年，瘠土亦收，而租倍于膏腴矣。膏腴之所以勝者，鬻時可以得善價，平時度日，同此稻穀一石耳，無大差別。且腴田不善經理，不數年，變而爲中田，又數年，變而爲下田矣。瘠田若善經理，則下田可使之爲中田，中田可使之爲上田，雖不能大變，能高一等，故但視後人之能保與不能保，不在田之瘠與不瘠。况名莊勝業，易爲勢力家所垂涎，子弟鬻田，必先鬻善者。予家祖居田甚瘠，在當時興作盡善，故稱沃壤，四世祖東川公卒時，囑後人葬于宅之左，曰：「恐爲勢家所奪。」由此觀之，當時何嘗非善地，今始成瘠壤耳。惟視人之經理，不經理也。嘗見荒瘠之地，見一二土著老農之家，則田疇開闢，陂池修治，禾稼茂鬱，廬舍完好，竹木周布，居然一佳產，其仕宦家之田，則荒敗不可觀而已。汝儕試留心察之！

人家子弟，每春秋當自往莊細看，平時無事，亦可策蹇一往，然徒往無益也。第一當知田界，田界不易識也，令老農指視一次，不能記而再三，大約五六次便熟，有疑處，便問之，勿以曾經問過，嫌于再問，恐被人譏笑，則終身不知矣。第二當察農夫用力之勤惰，耕種之早晚，畜積之厚薄，人畜之多寡，用度之

奢儉，善治田以爲優劣。第三當細看塘堰之堅窳淺深，以爲興作。第四察山林樹木之耗長。第五訪稻穀時值之高下，期於真知確見。若聽僮僕之言深入茅檐，一坐一飯一宿，目不見田疇，足不履阡陌，僮僕糾諸佃人環繞諠譁，或借種稻，或借食租，或稱塘漏，或稱屋傾，以此恫喝主人，主人爲其所窘，去之惟恐不速，問其疆界則不知，問其孰勤孰惰則不知，問其林木則不知，問其價值則不知，及入城遇朋友，則彼揖之曰：「履畝歸矣。」此笑之曰：「循行阡陌回矣。」主人方自謂吾從村莊來，勞苦勞苦，嗚呼！何益之有哉！此予少年所身歷者，至今悔之。大約人家子弟，最不當以經理田產爲俗事鄙事，而避此名，亦不當以爲故事，而襲此名，細思此等事，較之持鉢求人，奔走囁嚅，孰得孰失，孰貴孰賤哉？

人家富貴兩字，暫時之榮寵耳，所恃以長子孫者，畢竟是耕讀兩字。子弟有二三千金之產，方能城居，何則？二三千金之產，豐年有百餘金之入，自薪炭蔬菜雞豚魚蝦醃醢之屬，親戚人情應宴醞會之事，種種皆取辦于錢，豐年則穀賤，歉年穀亦不昂，僅可支吾，或能不致狼狽。若千金以下之業，則斷不宜城居矣。何則？居鄉則可以課耕數畝，其租倍入，可以供八口；雞豚畜之于柵，蔬菜畜之于圃，魚蝦畜之于澤，薪炭取之于山，可以經旬累月，不用數錢，且鄉居則親戚應酬寡，卽偶有客至，亦不過具雞黍，女子力作，可以治紡績，衣布衣，策蹇驢，不必鮮華，凡此皆城居之所不能。且耕且讀，延師訓子，亦甚簡靜，囊無餘畜，何致爲盜賊所窺，吾家湖上翁，子弟甚得此趣，其所貽不厚，其所度日，皆較之城中數千金之產者，更爲豐腴。且山水間優遊俯仰，復有自得之樂，而無窘迫之憂。人若不深察耳，果其讀書有成，策名仕宦，可以

城居，則再入城居。一二世而後，宜於鄉居，則再往鄉居。鄉城耕讀，相爲循環，可久可大，豈非吉祥善事哉！況且世家之產，在城不過取其額租，其山林湖泊之利，所遺甚多，此亦勢不能兼。若貧而鄉居，尙有遺利可收，不止田租而已。此又不可不知也。

予仕宦人也，止宜知仕宦之事，安能知農田之事？但余與四方英俊交且久，閱歷世故多，五十年來，見人家子弟成敗者不少。鬻田而窮，保田而裕，千人一轍。此予所以諄諄苦口，爲汝輩陳說。先大夫戊子年析產，予得三百五十餘畝，後甲辰年再析，予一百五十餘畝。予戊戌年初析，始管莊事，是時吾里田產，正當極賤之時。人問曰：「汝父析產有銀乎？」予對曰：「但有田耳。」問者索然。予時亦曰：「田非不佳，但苦急切難售耳。」及丁未後，予以公車有稱貸，遂賣甲辰年所析百五十畝。予四十以前，全不知田之可貴，故輕棄如此。後以予在仕宦，又不便向人贖取，至今始悟析產正妙，在無銀。若初年寬裕，性既習慣，一二年後所分既盡，悵悵然失其所恃矣。田之妙，正妙在急切難售，苦容易售，則脫手甚輕矣。此予晚年之見，與少年時絕不相同者也。是皆予三折肱之言，其思之毋忽。

篤素堂文集卷四

桐城張英敦復著

飯有十二合說

一之稻

古稱飯之美者，則有元山之禾，精粳白粳，昔人所重。吾鄉稻有三種，有早熟者，有中熟者，有晚熟者。早晚所熟，皆不及中熟之佳。蔡邕月令章句云：「時在季秋，謂之半夏稻，滋味清淑，頗養爲宜。」頌曰：「詩稱香稻，如雪流匙，辨種嘗味，遲熟攸宜，益脾健胃，百福所基。」

二之炊

朝鮮人善炊飯，顆粒朗然，而柔膩香澤，倘所謂中邊皆腴者耶？又聞之靜海勵先生：「炊^{*}，汁勿傾去，留以蘊釀，則氣味全。火宜緩，水宜減。」蓋有道焉。魯莽滅裂，是與暴殄天物者等也。頌曰：「釋之漉漉，蒸之浮浮，炊我長腰，質粹香留，謹視火候，丹鼎功侔。」

三之肴

禮月居山，不以魚鱉之禮，居澤，不以麋鹿爲禮。食地之所產，則滋味鮮而物力省。近見人家宴會，每

以珍錯爲奇，不知雞豚魚蝦，本有至味，內則所載養老人八珍，皆尋常羊豕，特烹炮異耳，何嘗廣搜異味哉！且每食一輩，則腸胃不雜，而得以盡其滋味之美。山海羅列，腥羶雜進，旣爲傷生侈費，亦乖頤養之道，所常深戒者也。頌曰：「甘毳芳鮮，是爲侯鯖，脾寬則化，腹虛則靈，戒爾饕食，視此鼎銘。」

四之蔬

古人稱早韭晚菘，山廚珍味，城中鬻蔬者，採摘非時，復爲風日所損，真味漓矣。自種一畝蔬，時其老穉而取之，含露負霜，甘芳脆美，詩人所謂「有道在葵藿」耶？頌曰：「蔓菁蘆菔，其甘如飴，美勝梁肉，晚食益奇，菜根不厭，百事可爲。」

五之脩

古稱脯脩，亦所以佐七箸。山雉澤臠，鹿脯魚菹，昔人往往見之篇什，但取一種可以侑食，毋爲侈糜奇巧。頌曰：「飽嘗世味，如彼雞肋，聯資醢脯，以妥家食，炮灸肥甘，腑胃之賊。」

六之菹

鹽豉寒菹，古人所謂旨畜以禦冬也，以清脆甘芬爲貴，食旣而嚼，口吻爽雋，爲益多矣。頌曰：「甫里幽居，爰賦杞菊，紅薑紫茄，青筍黃獨，告我婦子，儲備宜夙。」

七之羹

古人每飯羹左食右。又曰：「若作和羹，爾爲鹽梅。」羹之爲用，客備五味，以宜洩補益，由來尙矣。古

人飯而人湯沃之曰飧，言取飽也。老者易於哽咽，於羹尤宜。頌曰：「新婦執饋，爰作羹湯，和以芍藥，椒芬飴香，以代祝嘏，祇奉高堂。」

八之茗

食畢而茗，所以解葷腥，滌齒頰，以通利腸胃也。茗以溫醇爲貴，芥片武夷六安三種最良。松蘿近刻削，非可常飲。石泉佳茗，最是清福。頌曰：「松風旣鳴，蟹眼將沸，月團手烹，以滌滯鬱，丹田紫關，香氣騰沸。」

九之時

人所最重者，食也；食所最重者，時也。山梁雌雉，子曰：「時哉時哉！」固有珍膳當時，而困於酒食者，失其時也；有葵藿而欣然一飽者，得其時也。樊籠之鳥，飼以稻粟，而羽毛鍛斲，山谿之鳥，五步一飲，十步一啄，而飛鳴自得者，時與不時之異也。當飽而食曰非時，當饑而不食曰非時，適當其可謂時。噫！難爲名利中人言哉。頌曰：「晨起腹虛，載遊樊圃，容與花間，香生肺腑，思食而食，奚羨華膻！」

十之器

器以磁爲宜，但取精潔，毋尚細巧。瓷太佳，則脆薄易於傷損，心反爲其所役，而無自適之趣矣。予但取其中等者，頌曰：「繩牀菜几，淨塵無陋，花磁瑩潤，參伍以陳，陋彼金玉，縈擾心神。」

十一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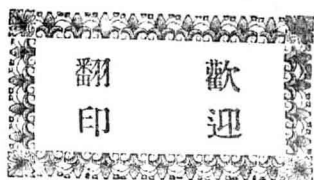
吁！食豈易言哉！冬則溫密之室，焚名香，然獸炭；春則柳堂花榭；夏則或臨水，或依竹，或蔭喬林之陰，或坐片石之上；秋則晴窗高閣，皆所以順四時之序。又必遠塵埃，避風日，簾幙當施，則圍坐斗室，軒窗當啓，則遠見林壑，斯餐香飲翠，可以助吾藜藿雞黍之趣。故曰：食豈易言哉！頌曰：「食以養生，以暢爲福，相彼陰陽，時其涼燠，以適我情，以果我腹。」

十二之侶

獨酌太寂，尋餐太囂。雖然，非其人，則移牀遠客，不如其寂也。或良友同餐，或妻子共食，但取三四人，毋多而囂。頌曰：「肅然以敬，雍然以和，不淫不侈，不煩不苛。式飲式食，受福孔多。」

中華民國廿三年四月三版

篤素堂文集 洋裝一冊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標點者 薛家生

校閱者 何銘

發行者 新文化書社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新文化書社

新式標點的尺牘

雪鴻軒尺牘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五角
秋水軒尺牘	洋裝二冊定價九角
小倉山房尺牘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
俞樾園尺牘	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蘇黃尺牘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韓文公書牘	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左文襄家書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八賢書札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尺牘合璧	洋裝一冊定價二元四角

新式標點的名曲

琵琶記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桃花扇	洋裝一冊定價八角
牡丹亭	洋裝一冊定價九角
長生殿	洋裝一冊定價七角
燕子箋	洋裝二冊定價七角
西廂記	洋裝一冊定價四角五分
當釺豔	洋裝一冊定價三角五分
李笠翁曲語	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元人曲論	洋裝一冊定價三角